

# 论数量词语的复叠

李宇明

复叠是某种语言单位反复出现的现象, 主要包括重叠、叠加和重复三种现象。例如:

(1) 在一米来高的地方用小木片片垫出来四四方方的凤眼。(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3页)

(2) 我们老知青, 用我们的千千万万双脚, 走了二十七年, 走出了这样一条线, 一条奉献于乡土中国的具有完整内涵的精神与文化的生命的浩瀚银河。(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5页)

(3) 奶奶活着的时候和我说, 把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 把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我就问都有啥? 他就一件一件地数落, 都有啥有啥。(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0页)

这些例子中的“木片片”、“四四方方”、“一件一件”是重叠现象, 其中“木片片”是构词重叠, “四四方方”、“一件一件”从总体上看属于构形重叠。“把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 把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和“有啥有啥”是重复, 属于句法范畴。“千千万万”是叠加现象, 它不是“千万”的重叠, 而是“千”“万”分别重叠之后的加合; 叠加是介乎重叠与重复之间的复叠现象, 纵跨词法和句法两个层级。

本文讨论数量词语(不包括数词)的如下复叠现象:

(4) 唤弟引一群孩子天天在自己窗外吵闹, 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1页)

(5) 一辆辆拖拉机开来了, 那是寨子的人拉着满车的大米在寻找他们的逃走的知青。(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75页)

(6) 北方的草地是疏阔慷慨的, 没有十分密集的草丛, 只有一簇一簇碧绿的草芽。(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8页)

(7) 村里人知道我考上了大学, 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看我。(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86页)

(4)中的“天天”是“量量”复叠式; (5)中的“一辆辆”是“一量量”复叠式; (6)中的“一簇一簇”是“一量一量”复叠式; (7)中的“一拨又一拨”是“一量X一量”复叠式。在“一量X一量”复叠式中充当X的词语主要有“又”、“接(着)”、“连(着)”、“挨(着)”等。这些复叠式表达的意义主要有“所有的”、动态多量、静态多量等<sup>①</sup>, 以及由之引申出来的一些意义。本文首先讨论这些数量词语复叠式的意义, 然后分析这四种复叠式的异同。

<sup>①</sup> “一点点”是较特殊的复叠式。作定语时表“少量”。例如:

(1) 不能有了一点点成绩就翘尾巴! (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42页)

(2) 如果她腿脚再麻利一点儿, 如果太爷爷再晚一点点抡棍子, 她就能爬上围墙。(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7页)

(3) 她越发感到老同学恩少岩的陌生和神秘, 似乎还有一点崇拜。(关仁山《老陵》,《当代》1997年3期95页)

(4) 他就一点一点地用裂成两半的小指甲去抠《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上那一点点黑污, 怀疑是用了五谷杂粮化出来的粪便污了书页。(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0-51页)

“一点点”表少量, 不能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 不能变化为“一点一点”, 否则就不表少量, 而表有顺序义的动态多量, 如(4)中的“一点一点”。

## 一、周遍性

“周遍性”的意义包括“所有的”和“每一”，“所有的”是总而言之，“每一”是分而析之。鉴别复叠式是否表示周遍性，可以能否受范围副词“都”的总括为标志，即复叠式后是否出现或可加上语义指向它的“都”。复叠式能否受“都”总括，有三个制约要素：句法位置；复叠类型；量词种类。

就句法位置而言，处在主语及其定语、状语及其定语四个位置上的复叠式才有可能受“都”总括，因为“都”的语义指向一般来说是“前指”的，除了疑问词充当宾语或宾语的一部分的情况<sup>①</sup>，“都”不能越过谓语动词“后指”。例如：

(8) 考不上拉倒，哪能个个都能考上？（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84页）

(9) 他觉得头皮发麻，根根头发直竖起来！（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21页）

(10) 这一百多里地，我总不能天天掂汤给你送去吧？（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80页）

(12) 请了一个瓷观音，天天晚上磕头祈祷，我觉出祈祷似乎与我有关。（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70页）

(8)中的“个个”作主语；(9)中的“根根头发”作主语，“根根”是“头发”的定语；(10)中“天天”作状语，作状语的主要是时间量词；(11)中的“天天晚上”作状语，“天天”是“晚上”的定语。它们都表示“所有的”或“每一”，复叠式后面或带有“都”，或可以加上“都”。其他句法位置上的复叠式不能受“都”总括，不能表达“所有的”或“每一”的意义。例如：

(13) 父亲专心致志，一面揭起层层柔软的白纸，反复擦拭着那块墓碑，一面口中喃喃地念着：“何夫人……何夫人……”（赵江《十七棵杏树》，《花城》1990年4期126页）

(14) 他想到了自己几天来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准考证、医院、徐北华和那姑娘。（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41页）

(15) 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两人在长途汽车站呆了很久很久，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0页）

(16) 满天灰云，冷风阵阵。（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53页）

(13)中“层层柔软的白纸”是“揭起”的宾语，“层层”是“柔软的白纸”的定语；(14)中的“一幕一幕”作宾语；(15)中的“一程又一程”作补语；(16)中的“阵阵”作谓语。这些复叠式都不表“所有的”或“每一”的意义。

就复叠类型而言，“量量”复叠式表“所有的”或“每一”最为常见，其次是“一量量”复叠式，“一量一量”复叠式偶尔可见，而尚未发现“一量又一量”复叠式表“所有的”或“每一”的例子。“量量”复叠式表“所有的”或“每一”可以出现在主语及其定语、状语及其定语四个句法位置上，如(8)~(12)，而“一量量”和“一量一量”表“所有的”或“每一”的意义，一般只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例如：

(17) 可意搬到妈妈卧室的头一晚，肖晶安排他上床以后，唤弟、剩儿、石头一个个都跑来观瞧，嫉妒艳羨溢于言表。（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33页）

(18) 大哥当时年已三十，二哥、三哥、四哥也都不是小孩，一个个都是当了爹的人，再添个小弟弟的确有点滑稽让人笑话。（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66页）

(19) 他们和祖先一辈一辈、一代一代都是在这陋鄙的四面墙的挤压下活着的。（高光

<sup>①</sup>例如“在北京你都见到了哪些人？”“平时你都看些什么书？”等。

《墙》,《花城》1990年4期43页)

“一个个”、“一辈一辈”、“一代一代”都是处在主语位置上。这两种复叠式处在主语的定语、状语等句法位置上时,一般不表“所有的”或“每一”,例如:

(20) 一箱箱的鸦片从印度运来了,一锭锭的白银从中国运往英伦三岛去了。(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3期4页)

(21) 还有一批汉族干部和镇民在一车车寻找他们当年的知青朋友。(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8页)

(22) 他一层一层地走上楼梯,拐弯,然后顺着宽宽的走廊向前走。(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41页)

(23) 暗淡的光投在人们暗淡的脸上,又从一双双暗淡的眸子里反射出来。(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30页)

作定语的“一箱箱”、“一锭锭”,作状语的“一车车”、“一层一层”、“一天一天”,作介宾结构中宾语的定语的“一双双”,都不表“所有的”或“每一”的意义。

就量词的种类而言,有些量词的复叠式在任何句法位置都不表“所有的”或“每一”的意义。例如:

(24) 萤火点点在他前后飞舞……(张波《五羊》,《花城》1990年4期117页)

(25) 为她的眼睛映出点点暖色。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3页)

(26) 先锋分子们回到城里后,传来了遥远边寨的风声雨声----种种令老知青们欣慰、忧虑、牵挂、渴望的消息。(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1页)

(27) 知青中的种种骨干人物,当年与他都是一伙熟人。(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2页)

(28) 他干过种种荒唐事。(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73页)

(29) 团团烟气不时冒出鼻孔口腔不时虚化我的视野。(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4期187页)

“点点”、“种种”、“团团”不管处在何种句法位置上都不表“所有的”或“每一”。这类量词为数不多。

“都”的总括必须有一个域,表示该域中的成员皆如此。“都”的总括域即是复叠式表示“所有的”或“每一”的域。在上下文中,伴随复叠式往往出现显示这种域的话语。例如:

(30) 如今是七十二行行行都能爆冷门的时代,小城甚至也传出“某某捡破烂捡肥了”的消息。(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55页)

(31) 唱那些在家里屯里听来的唱词:说是一排扣子足有20颗,颗颗都是妹连着哥……(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2页)

(32) 这些日子天天忙到半夜才睡……(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40页)

(33) 那些在知青们走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已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姑娘,个个知道他们寨子的“老李”“老廖”“老张”……(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1页)

(34) 在小油坊的夜里,油碟的灯下,闪着一双双亮亮的眼睛,这双双眼睛能从屯里的漏河看到对山的烟囱砬子,从下甸子的草场看到徐家屯的豆腐坊。(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6页)

“七十二行”是“行行”的域,“20颗”是“颗颗”的域,“这些日子”是“天天”的域,“那些在知青们走后出生的孩子”是“个个”的域,“双双”的域是那“油坊夜里的灯下闪闪发亮的一双双眼睛”。当复叠式作定语时,其前可以加指代词来显示它有一个域,如(34)的“双双眼睛”前有“这”,再如:

(35) 这根根红线长又长(哩),这双双新鞋牢又牢。(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

3期52页)

有时虽没有显示域的话语,也没有出现指代词,但也隐含有一个域。例如:

(36)有的寨子年年修葺知青坟墓,令回归者不胜感念。(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1页)

“年年”的域是知青们离开“寨子”到1996年云南德宏州的老知青回寨探望乡亲们这二十七年。那些不表“所有的”或“每一”的复叠式,则没有这样的域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域。

名词和量词之间往往有一些纠葛,许多表示个体、编制单位和具有容载义的词语,往往具有名词和量词的双重语法功能,便是这些纠葛的一种表现。这一类词语中的单音节词语,也具有量量复叠式的特点。例如:

(8')考不上拉倒,哪能个个都能考上?人人都是大学生,大学生还值啥钱哩?(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84页)

(37)人人都有妻子,但不见得人人妻子都会写小说,这跟同样是春雨如油,不见得每根枯树桩都能长出蘑菇的道理极其相似。(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8页)

(38)傣族老乡亲们家家连夜舂米……(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1页)

(39)挨桌募捐,以老M为主,不停演说,桌桌不空过。(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70页)

(40)女人月月来经水,是不疼的呀!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24页)

(8')中的“个个”和“人人”可以无条件互换。说明“人人”与“个个”在这一用法上的相同性。这类词语同纯量词的“量量”复叠式不同主要是:第一,这类词语的复叠式一般不出现在谓语和宾语的定语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只表“所有的”或“每一”。第二,作定语时其后往往带“的”,如(37)中“人人的妻子”。

## 二、动态多量

表“多量”是数量复叠式相当常见的现象。多量有动态和静态之分,可分别成为“动态多量”和“静态多量”。本节讨论动态多量及其引申意义。

“量量”复叠式很少表动态多量,见到的例子是量词为动量词的复叠式出现在谓语位置上。如(16)的“冷风阵阵”,再如:

(41)落叶飘飘。锣鼓声声。(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4期184页)

“落叶飘飘”中的“飘飘”是动词重叠,有动感;“声声”与“飘飘”对举,表动态。如果量词不是动量词,即使复叠式作谓语,也不表动态多量。例如:

(42)幸好周围橘黄色的华灯盏盏,为她的眼睛映出点点暖色。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3页)

“盏”是名量词,“盏盏”作谓语表示的是静态多量,而不是动态多量。此外,还发现一例处在状语位置的“量量”复叠式表动态多量的:

(43)她步步逼近了史君安,手指尖几乎触到了他的鼻尖,(袁一强《戏剧人生》,《当代》1997年3期105页)

“步步”表动态多量,且“步步逼近”带有熟语性质。

除“量量”复叠式之外的其他复叠式, 作状语、谓语、补语时一般都表动态多量<sup>①</sup>。当谓语动词没有明显的过程性或者句意的重心不在于表现这种过程性时, 这些复叠式表示一般性的动态多量。例如:

(44) 冷风从墙角卷起, 后背就一阵阵颤悚。(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2页)

(45) 汗水和雨水湿了人们的衣服一遍遍, 他们不见黄河不死心。(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68页)

(46) 油碟中间总是缺油, 油捻儿总像是在挣扎摇曳进行着临灭前的最后一挣, 可竟仍然能一夜一夜地燃着。(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6页)

(47) 傣寨之夜, 他一碗碗敬酒, 反复地说, 是在这里, 是这些善良的人们使他认识了人生真谛。(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3期73页)

(48) 天不亮村里人就挑着水桶排队, 一勺勺舀上来的是浑浑的泥浆啊!(关仁山《老陵》,《当代》1997年3期90页)

“颤悚”、“湿”、“燃着”的过程性不明显, “敬酒”、“舀”可以有个过程, 但句意重心不在于表示这种过程, 因此“一阵阵”、“一遍遍”、“一夜一夜”、“一碗碗”、“一勺勺”都只是表一般的动态多量。

如果当谓语动词有明显的过程性或者句意的重心在于表现动词的过程时, 作状语的复叠式在表示一般性的动态多量的基础上, 附加上“顺序义”。带有顺序义的动态多量可称为“顺序动态多量”。不同的复叠式, 顺序义有明显与不明显之分。一般说来, “一量一量”的顺序义比“一量量”明显, “一量接(着)一量”的顺序义又比“一量量”明显。比较:

(49) 她甩过头来, 一步步地向草场边的看草小屋走去。(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3页)

(50) 撒切尔夫人神色凝重, 一步一步往下走去。(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3期8页)

(51) 母亲挨着他, 一言不发, 一步接一步地迈着步子。(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期48页)

(52) 阴影一点点地浸到南炕。(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38页)

(53) 韩佬佬心在一点一点缩。(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58页)

而且, 同一种复叠式中, 顺序义也有程度的差异。例如:

(54) 祖宗的基业, 置一点是一点, 置一片是一片。哪怕是一片瓦、半斤磨, 也是祖宗一步步攒来的。(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4页)

(55) 慧文的手围到他前胸一颗颗地解他的衣扣。(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7页)

(56) 五门功课像过堂一样, 一场场地过下来, 我像个死而复生的病人, 脑子乱哄哄一片, 身子一阵风就能吹倒。(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82页)

(57)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立冬时节已经来临。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30页)

(58) 人正拿过学习资料, 一页页地翻看着……(陈康瑾《他走向莽莽林海》,《十月》1984年1期53页)

(59) 几个、十几个赤裸的汉子把木板一块块贴持在夹峙的木桩边……(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38页)

上面的这些例子都是“一量量”复叠式, 都有顺序义, 但有的明显些, 有的则不那么明显。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与量词的种类、动词的类型和复叠式所处的句法位置等都有关系。

<sup>①</sup>在搜集的语料中见到一例是表静态多量的: “周荣芳觉得不妙, 额头冒汗了, 头发一缕缕地沾在额头上。”(关仁山《老陵》,《当代》1997年3期96页) 这种现象有多少, 条件是什么, 目前尚不清楚。

顺序义和多量成反比关系。顺序义越明显，多量义便越弱。有些复叠式，特别是“一量一量”复叠式，语意重心已经不在表“动态多量”，而是表一量、一量的离散。例如：

(60)“爹！我！杀！了！人！”于援朝睁开眼。春生的话一字一字地从墙壁上弹射回来，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匕首，从容不迫地从于援朝的前胸扎进去。（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14页）

(61) 匣子里没有钱，只有几张纸。

太爷爷眯着眼，像是受了极强的光刺激，从匣子里拿出一张一张的纸片片来。（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2页）

(62) 他一下一下地砸，脚趾都砸断了……（关仁山《老陵》，《当代》1997年3期90页）

(60)中的“一字一字”不表字数多，而是表示“爹！我！杀！了！人！”这些字不是连着说出来的。(61)中的“一张一张”也不是表示纸片多，因为上文已说“只有几张纸”，并不“多”；它的重心在于表示纸片不是从匣子里一次拿出的。(62)的“一下一下”也主要是表示“砸”的动作的非连续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对事物的一量、一量的逐一处置，或是表一量、一量之间的有序性，加强了对事物发展或动作过程的刻划。例如：

(63) 他降落下来，将三只雏鸟一只一只很轻很轻地从牛眼中塞了进去。（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36页）

(64) 太爷爷仍用左手三个指头去摸光洋，像翻书。轻轻地，一块一块地把它们擦在桌上……（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1页）

(65) 透过玻璃滴管，可以看到清澈透明的药液不紧不慢一滴一滴地滴下来。（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45页）

(66) 人家老太太没落气都要一遍一遍听《上路谣》咧。（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2页）

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的逐一处置的复叠式，可以简缩为“一一”。例如：

(67) 我就不一个个打招呼了，免得我绷不住把话说漏了。

(68) 我就不一个一个打招呼了，免得我绷不住把话说漏了。

(69) 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免得我绷不住把话说漏了。（袁一强《戏剧人生》，《当代》1997年3期114页）

(70) 韩佬佬双手摆弄衣物，又将衣物一件件点燃，轻轻唱起来……

(71) 韩佬佬双手摆弄衣物，又将衣物一件一件点燃，轻轻唱起来……（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4页）

(72) 韩佬佬双手摆弄衣物，又将衣物一一点燃，轻轻唱起来……

### 三、静态多量

凡不能受“都”总括又不表动态多量的复叠式，一般都是表静态多量的。例如：

(73) 一阵秋风吹过，片片落叶在空中翻飞。

(74) 你看，杉树林、松树林、桐树林、柑橘林……一片片拔地而起，直耸云天；茶园、苗圃……一块块，象翡翠，嵌满坡地山坳；养牛场，养猪场，养羊场，鸡鸭场……一处处，星罗棋布，一派六畜兴旺景象。（陈康瑾《他走向莽莽林海》，《十月》1984年1期53页）

(75) 他指指划划的地方，正开着一片一片的野山菊……（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38页）

(76) 戴一副宽边变色眼镜，一身西装笔挺，嘴里一串串英语，浑身一副绅士派头。（小

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5页)

(77) 丁飞走得很慢, 雪上一个一个清晰的脚印。(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15页)

(78) 展晴开始给大家照相留念, 分成各种组合拍了一张又一张合影。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3页)

(73) 中的“片片”充当主语“片片落叶”的定语; (74) 中的“一片片”、“一块块”、“一处处”充当主语; (76) 中的“一串串”是谓语“一串串英语”的定语; 其他三例中的“一片一片”、“一个个”和“一张又一张”是宾语的定语。

“一量量”复叠式表达表示的静态多量多数是一般的静态多量, “一量一量”复叠式所表达的静态多量则往往具有分离性, 而“一量 X 一量”兼有二者的特点, 并对“多”更加强调。比较:

(79) 尽管韩佬佬成天挎一只竹篓攥一柄长长火钳, 不怕脏不怕臭在一个个垃圾堆里翻呀扒呀, 却总是在打扫别人早已撤出的战场。(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55页)

(80) 韩佬佬咬咬牙, 照易扫帚的指点, 往那些管摊位、管执照、管卫生、管交通、管公园等等一长溜的部门去送一个一个小红包。(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0页)

(81) 你被一个又一个潇洒男士的风度吸引。(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4期181页)

(79) 中的“一个个”只是表明“韩佬佬”翻扒的“垃圾堆”多, 而(80)中的“一个一个”不仅表明“韩佬佬”送的“小红包”多, 而且这些小红包是给那“一长溜的部门”一个一个地送的, 具有分离性。(81)的“一个又一个”因“又”的作用而使“多”的含义得到强调, 而且也含有分离性, 虽然这种分离性不仅“一量一量”复叠式。

在一定的条件下, 静态多量与动态多量也往往有交叉的地方。例如, 当量词为动量词时, 处在定语这一静态位置上的复叠式, 就往往含有些动态意味。例如:

(82) 一阵阵悠远的芬芳便在这冰凉里荡漾, 云雾一般将人的灵魂托了起来……(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60页)

(83) 厨房里传来一阵阵香味。(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37页)

(84) 北方的粘干粮叫“粘火烧”。用大缸盛磨过的水面, 是粘苞米面的, 发酵了以后包上小豆像烙烧饼那么烙, 就听见滋滋地响, 闻见一阵一阵的香味。(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9页)

(85)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我虽然有点遗憾, 但很快被一种新的好奇心吸引住。(周振天《香港人物掠影》,《当代》1997年3期35页)

“阵”是动量词, 这些处在定语位置上的“一阵阵”、“一阵一阵”、“一阵又一阵”等复叠式, 兼有静态多量和动态多量的双重意味。当“一量接一量”中的量词为名量词时, 即使该复叠式处在定语位置上也兼含动态与静态。例如:

(86) 风儿掀起一排接一排的轻浪, 激起一片哗哗的喧响。(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52页)

(87) 一个接一个鲜红的指印出现在合同书上: 甲方十七个, 乙方两个。(陈康瑾《他走向莽莽林海》,《十月》1984年1期55页)

“一排接一排”、“一个接一个”本身因“接”的缘故而含有动态, 但“轻浪”和“鲜红的指印”是静态的, 所有它们又是表静态多量的。

而且, “多量”与“所有的”或“每一”之间也不是绝然可分的。可以说, “所有的”或“每一”是“多量”的极限, 但语言不是数学, 因夸张、模糊等手段的运用, 而使一些表“所有的”或“每一”的复叠式, 带有多量的色彩。例如:

(81) 女朋友几乎夜夜都来夜宵摊上陪他。(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7页)

(82) 旱象几乎年年发生。(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3期9页)

“夜夜”、“年年”是表“所有的”或“每一”的复叠式，但由“几乎”可知，“夜夜”不是所有的夜晚，“年年”也不是每一年。而且，有些可受“都”总括但没有出现“都”的复叠式，或者是当“都”距离复叠式较远时，其意义似乎介于表“多量”和“所有的”或“每一”之间。例如：

(83) 他也是时时夹紧尾巴做人。(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6期41页)

(84) 于援朝看见对面的居民楼所有的窗户都亮着，一只一只鬼眼似的。(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7页)

(85) 在围墙边搭起晾杆，一串串金黄的苞米穗儿，一把把火红的高粱都晾在太阳下。(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42页)

(83)中的“时时”和(84)中的“一只一只”，在句中都可受“都”总括，但因其后没有出现“都”。(85)中的“都”管辖着“一串串金黄的苞米穗儿”和“一把把火红的高粱”两项，且“一串串”和“一把把”又都在定语的位置上，与“都”的距离较远。它们的意义似乎既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或“每一”，也可以理解为“多量”。

#### 四、四种复叠式的异同

本文讨论的这四种数量词语的复叠式，在语法功能和所表达的意义等方面，即有相同或相互联系的方面，也存在着多种或大或小的差异。从句法功能的方面看，这四种复叠式有两点较重要的差异。第一，“一量一量”和“一量 X 一量”两种复叠式，名词可以跟随量词进行复叠，例如：

(86) 姑奶奶缝完了衣服，把它放在炕上一个扣一个扣地系好，系完了最后一只扣子就叭嗒叭嗒掉眼泪。(高光《墙》，《花城》1990年4期54页)

(87) 陶妻领着两位城里女人爬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58页)

而且，这两种复叠式中的量词(包括借用量词)可以是双音节的，量词也可以受形容词的修饰。例如：

(88) 蔓藤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

(89) 摔了一跟头又一跟头。

(90) 是几大口吃完它好呢，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消灭好？(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78页)

(91) 吃了一大碗又一大碗。

“一量一量”复叠式中的量词受形容词修饰时，有时还可以把数词“一”略去。例如：

(92) 唤弟坐在餐桌旁大口大口地吞着蛋糕，扬脖喝着汽水，朝这边连瞧都不瞧一眼。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3期144页)

“量量”和“一量量”两种复叠式不能有以上用法。这说明“量量”和“一量量”两种复叠式的内部较紧，而“一量一量”和“一量 X 一量”两种复叠式的内部较松。

句法上的第二个差异是，四种复叠式所能出现的句法位置有所不同。“量量”复叠式和“一量一量”复叠式不大能出现在宾语和补语的位置。“一量量”复叠式的分别与前两种复叠式大致相当，虽然发现有“一量量”复叠式出现宾语和补语位置上的例子，但是语料很少，可见这两个位置也不是它的常位。比较而言，“一量 X 一量”复叠式的句法功能要强一些，除主语外的其他句法位置都可使用。例如：

(93) 一批又一批老知青相继归来。

(94) 您曾给我织了一件又一件毛衣，现在去内蒙派上了用场。航鹰《蒺藜女》，《当代》



1997年3期124页)

(95) 摘了一嘟噜又一嘟噜。

(96) 天空白鸟叫声如裂帛,一次又一次地俯冲下来……(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4期23页)

(97) 命根背得无精打采,哈欠一个接着一个。(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72页)

(98) 为“老胡子”送路的时候,韩佬佬将《上路谣》唱了一遍又一遍。(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47页)

“一量X一量”复叠式在上面这些例子中依次充当主语的定语、宾语的定语、宾语、状语、谓语和补语。

这四种复叠式在语义上的异同前文已有详细的讨论。“量量”复叠式以表达“所有的”(包括“每一”)和“静态多量”为主,偶尔也可表达“动态多量”。“一量量”复叠式以表达静态多量和动态多量为主,有时也表达“所有的”或“每一”;它所表达的“静态多量”和“动态多量”多数都是一般性的。“一量一量”复叠式表达的意义范畴同于“一量量”复叠式,但是许多“一量一量”复叠式具有分离性,因此,它除了表达一般性的静态多量和动态多量之外,还往往带有顺序义,当这种顺序义得到强调时,便会引申出对事物的逐一处理义或重心在于描绘事物的发展或动作的过程。

“一量X一量”复叠式表达的是分离性的多量,兼具“一量量”和“一量一量”两种复叠式的特点。而且,这种复叠式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从它不能充当主语也可见一斑。“一量X一量”复叠式因X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一量又一量”复叠式主要表达分离性多量,而“一量接(着)一量”复叠式更强调事物或动作的有序紧连。例如:

(99) 村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77页)

如果把“接(着)”换成“又”,“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就只有分离散性“多量”的意义,而没有“有序紧连”的意味。“一量接(着)一量”复叠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变换为“一量量”和“一量一量”,但这两只复叠式都没有“紧连”的意味,而且“一量量”复叠式的有序性也不如“一量接(着)一量”复叠式明显。当然,“有序性”有强弱之分,在祈使句中,“一量接(着)一量”复叠式的有序性最强,而有时则比较弱。例如:

(100) 一个接着一个,跑步前进!

(101) “三好学生”、作文竞赛、数学竞赛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获得,贴了堂屋满满一墙。(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3期174页)

(100)为强有序性,(101)为弱有序性。强有序性的“一量接(着)一量”不能换成“一量又一量”;弱有序性的则可以换成一量又一量,意思上没有太大差别。

“一量连(着)/挨(着)一量”复叠式也表示“有序紧连”,但这种复叠式更倾向于表示静态的有序紧连,例如:

(102) 喜庆的鞭炮从楼顶一直吊到楼脚一只连一只,远看就像一条悬着的长蜈蚣。(关飞《孤城之旅》,《花城》1990年4期76页)

(103) 看不尽数不清的人的脑袋一颗挨一颗如一串串熟透的葡萄挂满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全城就像袒露着丰收的巨大果园。

“一量连(着)一量”同“一量挨(着)一量”的不同,是“一量挨(着)一量”一般表示横向紧连,而一量连(着)一量则无纵横连接方式的特殊要求。一量接(着)一量一般表示纵向紧连,所以,“一量连(着)一量”可以变换为“一量接(着)一量”,而“一量挨(着)一量”不能变换为“一量接(着)一量”。

以上的讨论支持这样的假设:“一量量”复叠式是本文所涉及的四种复叠式的基础,在

句法分布和语义两个方面，它基本上都具有其他三种复叠式的特点。因此，“量量”复叠式可以看作“一量量”复叠式的省略，“一量一量”和“一量 X 一量”复叠式可以看作“一量量”复叠式的扩展。当然，省略不是简单的省略，扩展不是简单的扩展。省略和扩展之后会形成省略式和扩展式的不同特点。

### 参考文献

- 李宇明 1996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1期
- 李宇明 1997 数量词语与主观量（待发表）
- 陆俭明 1986 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中国语文》3期
- 陆俭明 1988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邢福义 1979 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中国语文》1期
- 邢福义 1997 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